

美文·阅读·诗

浮生若茶

□ 许永强

每天晚上静坐桌前,沉浸于悠长悠扬的贝多芬小提琴,接着泡一杯茶,轻轻地啜,淡淡地品,其间翻上几页书,茶香书香便一起涌来,那的味道便醉了自己,任由乐调流淌于心中,思绪萦绕于心头,日同染上满心的浮躁亦渐散,乐声渐而空灵,而再无了音乐,茶香沁润心口,绽放出幽光,心中渐因这茶的氤氲暖熟了许多,平和了许多,也深刻了许多,就明下所有的沉郁,放得久了,你就会发现,浮生若茶!这绿色的小星星包含着禅意的深邃与人生哲理。

想起从前山坡上的丛丛新绿,地绿而又鲜嫩,带着天地的味道,立在自然的风中,散百花之清魂,集草木之精髓,如那一株乌龙茶或黄山云雾茶,期盼于苦寒水涸之期,一年一度绽开满枝冰晶玉蕊之嫩蕊,为千万万苦茶茶女的纤纤细指所采摘,排排阵列,又染满心欢喜的善人悉心焙烘,焙成一缕幽香,尔后被碾碎,挤压,包筑,方有这一包包一罐罐沁人心脾之妙境,涤除人生之感叹。

之后便辗转千里,被阵阵被揉揉碾碾而被收藏成陈品,行之于千变万化的场合,待之以各式各样的人生际遇;上得以赏楼閣楼宇中也好;粗瓷大碗大口畅饮无妨;素雅宜室妙小盅亦雅,只要端起茶具,皆合乎喝茶的心境,如若有大客大患断不会自寻烦恼,他们只适于淡然。

茶沸腾的水冲之泡之,在杯子里旋转,展示自己的容颜,似美发一样飞舞,如羽鸟一般飘逸,每一滴都在阳光下释放出深透的清香,泡透那翠绿的茶叶在沸水的浸烫下沉浮于上下,一缕缕更更新鲜的茶香我我地升于于杯口,在有形与无形的空间里弥漫。

此刻,茶是水的魂,水是人的魂,茶汁随水而动,而水亦随茶而动,茶与水,再喝再清水,反反复复,茶叶中带着苦,苦中见甜,凉中有甘,末了渐趋淡,轻轻中悠长回味,飘散中渐逝却却时间与余香,若是遇上善思的智者或悟性诗性的书生,就会惊叹周围

生命的升腾,被自然界的残酷与美好所感动;就会想象山野的呼吸,山泉的叮咚,山路上时时的悠扬,以及母亲慈爱的手掌留下的草香,就会在风中听出音乐;就会于清苦的苦涩中品出甜;就会在这繁杂的尘世中找到生命的整个春天——

沸水冲冲徐徐,茶叶沉沉浮浮,水色深深浅浅,茶叶直直落落,它喝早吐出的一切,释出了它蕴含着的春日的清幽,夏日的热烈,秋日的醇厚,冬日的凛冽,释出了它仅存的最后一丝青春光芒,尔后即抛下尘寰,或成了花肥。

细思之,浮生真的若茶,我们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清茶?而命运又何尝不是各种冲泡茶叶的水?在未知的步履中,既体味过成长之乐,也遭遇过痛苦的坎坷,最终生于泥土又归泥土,重要的不是在这过程中,我们是带着茶留下的一脉脉人生的幽香,你于某个时刻就那即是或某人的灵魂深处?



小说·阅读·台

爷爷和孙子

□ 张晓玲

八十三岁的张爷爷把刚回来的 8000 块钱刚放进抽屉,儿子就进了家门。
儿子问:“爸,我妈呢?”
“出去了,找她有事么?”
“出去,找她有事么?”
“没事,找您有事。”
“什么事?”张爷爷为自己沏了一杯茉莉花茶,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,斟了一口将水杯放在茶几上。“爸,您孙子处了个女朋友,人家说没房子就不结婚,孩子眼看就 30 了,再不结婚,都耽误您四代同堂了。”
“买房需要多少钱?”张爷爷端起水杯又放下。“30 万。”
“知道了,我和你妈合计合计,把钱给你送过去。”
“儿子呀,高高兴兴地走了。”

半年之后,一天下午,儿媳敲门的第一句话就问:“爸,我妈呢?”
“出去了,找她有事么?”
“没事,找您有事。”
“什么事?”
“爸,您孙子处了个女朋友,人家说没房子就不结婚,再不结婚,您孙孙就耽误您四代同堂了。”
“买房需要多少钱?”
“20 万。”
“知道了,我和你妈合计合计,给你送过去。”
“儿媳呀,高高兴兴地走了。”
转眼到了年底,一天上午,张爷爷在客厅看电视,爷爷的坐在沙发上假寐。门响了,爷爷的扭头朝门口一看,“哎,大孙子回来了,好几个月没回来看过

的妈了。快坐下,让我看看。”
“见到您了,爸的妈高兴得合不拢嘴。”
“妈的,我要结婚了,您孙孙处了个女朋友,人家说没房子就不结婚,孩子眼看就 30 了,再不结婚,都耽误您四代同堂了。”
“买房需要多少钱?”

“16 万,爷爷,您孙孙处的红头巾,是可以保值的,餐桌是水曲柳的。”
“孙子说,您孙孙说了,‘老头子,咱不是还有 15 万么?都给他吧,不够的自己想办法。’那咱俩真看不到四代同堂了,咱俩每月都有工资,没事的。”
张爷爷长叹了一口气说:“好吧,我和你妈的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你买房子买车了。”
“说完掏出一张 15 万的存折放在了孙子手里。”

快要过年的时候,一天早上,张爷爷出去买菜,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,这一跤摔得张爷爷说不出话,女孙孙把他送进医院,张爷爷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去世了。

张爷爷住院期间,儿子、儿媳、孙子一次也没来看过他,儿子本想安排好手头的工作,就去医院陪伴父亲,只是张爷爷再也没有给他机会,张爷爷直到去世,眼睛还望着门口——

这个月,工资打到银行卡,回到家,张工告诉老婆:“钱打进去了。”
“从银行查询回去,提出质疑。”
“钱怎么少了,还有我的钱呢?”
“张工说,‘财务扣去了。’”
“凭什么?”
“张工说:‘迟到一分钟扣得扣我的。’”
“那也不会少一两百块钱

事。”
“家里又没让你提,怎么会迟到?”
“张工说:‘几次你过去看我妈,她就拉我脚去躺着,那躺着就忘了时间,结果就迟到了,那些钱是上个月迟到的薪水扣的。’”
“哦!这扣得也太多了!”
“张工说:‘以后我去看看吧!’”
“这个月,工资又打银行卡,说:‘这个月都是我去看妈,你没赶到呀!’”
“张工说:‘病假一天,事假一天,这些假都得扣我的!’”
“病假一天是没错,事假一天你干嘛去了?”
“张工如实说:‘那天我带妈去医院看病了。’”
“哦!她啥时候生病了?我咋不知道?”
“张工说:‘张工说:‘张工说:‘张工说:’”

说,“这个月都是我去看妈,你没赶到呀!”
张工说:“病假一天,事假一天,这些假都得扣我的!”
“病假一天是没错,事假一天你干嘛去了?”
张工如实说:“那天我带妈去医院看病了。”
“哦!她啥时候生病了?我咋不知道?”
张工说:“张工说:‘张工说:’”

说,“这个月都是我去看妈,你没赶到呀!”
张工说:“病假一天,事假一天,这些假都得扣我的!”
“病假一天是没错,事假一天你干嘛去了?”
张工如实说:“那天我带妈去医院看病了。”
“哦!她啥时候生病了?我咋不知道?”
张工说:“张工说:‘张工说:’”

征稿启事

本刊文章版权归《墨香天府》所有,系四川,面向全国长期

我也是这个点

我也还是这个点

我也还是这个点

清明

□ 林晓波

清明,就是不一样的春天,所有的花都醒醒在骨内,上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,停下匆忙的脚步慢回来,仿佛看见亲人的身影和不一样的表情。

一阵又一阵春风拂过,反复抚摸美好的回忆。淡淡的月光,想同一些隐隐作痛的疼痛。

就在这一天,漫山遍野都在抒情,坟头上的青烟十分虔诚,就连离群也在风中喃喃低语。

一朵小小的野花儿,就让我们默默很久。

古时山歌依山而起,就是家谱最生动的传播。

几根不大的树,是弯曲而正宗的孝子,它们日夜站在亲人的坟前,真切的悲念已经生根开花。而一朵花儿,就可以让它们的身躯自由,颤抖。

在春风中沉默,如我早起的裙摆的翅膀,一些似曾相识的鸟儿归来,就在熟悉的枝头啼鸣,或许看见了遥远的童年和遗忘的心。

恍惚间,天堂传来母亲的几声呼吸,父亲留在人间的一把老二胡在颤,在聆听听青山鸟语,直到深夜漫出二泉映月。

我心中的江河水,在缓缓流淌。

清明时节,何必要用粉粉。与命无常,也可以醉舞春风满天飞,阿尼巴草掠过几品晶莹,洒在脸上就是热泪。

清明时节,自古以来与祭奠有关。就在这一天,我们可以静下心来,聆听祖先的遗言——

水到回水,更清,天到回天,更明。

我也是这个点

我也是这个点

我也是这个点

空村

□ 杨进富

许多人,在正月里一拨,就看不见了,村中的那些声音,黄泥的呻吟,像风一样地站着,一言不发。

我路过它们,想一个远道而来的乞丐,没有敲门,睡一晚多梦。

好想想起一块碎瓦片,像儿时,在墙上画一些大人和小孩,画一些猪,牛,羊,鸡,鸭,鹅,兔和娃娃。

白衣古镇

□ 李志

我想还能再写一些诗,比如你的前世今生,比如你生生不息的飞翔。

影子为风,寂寞天空的蓝,那些飞向蓝天的文明,顺着沙滩的浪花,分明闪烁着喜悦。

时光太过久远,所有想象都来不及刻录,实在在你怀里,翻找最柔软的部分,云朵,就此止步。

